佛教慈濟醫院芳華誌

黃麗蓉

△五月十四日一位服務警界，年二十二歲的楊姓青年（男、花蓮人），自大岩石上向水池中跳水時，不幸頭頸部碰撞到池中的石頭，竟把頸椎撞斷了，當朋友們七手八腳的把他救上來，發現他全身麻木不能動彈，急忙送往「佛教慈濟綜合醫院」就醫。由骨科陳英和醫師即為他做精密的檢查，診斷為第五節頸椎爆裂性骨折，因神經遭受嚴重損傷，導致下身麻痺，陳大夫馬上為他做頸部牽引防止持續的壓迫，以免病情繼續惡化，並於觀察廿四小時後決定為他做「碎骨移除及前頸椎固定術」，這項為時二個鐘頭的手術，目的除了能遏止病情的進展外最主要是頸部固定後，患者很快的就能接受復健訓練。患者清醒後，就覺得頸椎解除了許多痛楚。

△五月十五日晨，有一位因車禍傷勢極為嚴重的婦女王玉花年初時被送來本院就醫，當時焦慮的家人於佛前許願，願病癒後致送金牌。如今王女已完全痊癒，現在特地親自與家人將打好的一面金牌一道送來還願。當下師父很歡喜的祝賀她身體康復，並告訴她，可將金牌變賣送到院內社會服務處捐助濟貧或協助建院，如此可救助更多的人。一行人歡喜聽受，再三致謝後搭電梯往六樓佛堂拜佛去。

△中華民國骨科學會理事長劉堂桂教授是台灣骨科的泰斗。本院自啓業以來，他就經常前來本院指導，並開東部醫療首例，於本院做首次人工髖關節及膝關節置換術。劉教授五月十六日再次蒞臨本院，為一位來自香港的比丘尼靜印法師主持「人工全髖關節置換手術」，整個手術進行非常順利，靜印法師復原很快，十餘日即行出院了。

△蔡姓患者（男、六十歲、花蓮瑞穗鄉人）一年多前就感覺疲倦、衰弱，曾往北部醫院檢查卻無結果。最近一個月來深感吞嚥困難，同時伴有胸痛的症狀，乃前來本院做食道內視鏡及電腦斷層攝影掃描檢查，診斷為「食道中段腫瘤」，須施以手術。由於食道是分佈於頸部、胸部及腹部，而中段（胸部）食道的前面是心臟，後面接著大動脈，腹部食道是穿過橫膈膜到進入胃部的短小部份，所以這項手術須從右胸切開至腹部，由肺的內側打開胸膜，才能切除縱膈膜中的食道。此一艱難手術，於五月二十日由胸腔外科專家張重義醫師及一般外科張耀仁主任通力合作六個半小時，終於順利完成「食道切除及食道、胃的吻合手術」，取下了長達十五公分的癌腫食道，病人也快速的復原。

△因慈濟功德會張[illegible]英委員的熱心介紹，台北榮民總醫院婦產科[illegible]達主任及家計科張昇平主任（[illegible]）特於五月二十日聯袂蒞臨本院拜訪仰慕已久的證嚴法師及杜院長詩綿先生。衆人在院長宅[illegible]談後，並由本院婦產科楊朝融主任等人引導參觀院內的各項設施。吳香蓮主任也是位虔誠的佛教徒，對於「慈濟」能聚集社會各階層善心人士的愛心，[illegible]一流綜合醫院，無限的欽佩。

△林櫻洲先生以長久的經驗累積，對企業管理有獨到的見解與心得，特於五月二十三日（星期六）下午一點半至三點半，於本院第二會議室，為全院行政人員舉辦一場淺談成本降低方法」的專題演講。林先生深入淺出的剖析，實際又中肯的論言，令與會者理念清晰的了解到如何在各個崗位中，以最低的成本，發揮最大的效用。

△年僅廿三歲的陳姓患者是花蓮監獄中的受刑人，早在四年前他就有耳鳴的症狀，三年前左耳完全喪失聽力，後來[illegible]而服刑。去年底病況逐漸加劇，時而頭暈、嘔吐！左眼看不見，說話口吃，行走不穩，並有嚥部麻木、吞嚥困難、手發抖的症狀。起初獄方以為是[illegible]，後來送往省立花蓮醫院，並轉門諸醫院及本院作詳細檢查，確知腦部有巨大腫瘤，且已[illegible]脈組織及神經，造成水腦症狀。這顆有若蓮霧大小的腦神經纖維瘤，由於生長在小腦與橋腦[illegible]的深部，手術非常的危險而困難，整整十二個小時（五月二十五日早上九點至晚上九點）的顯微手術過程，由腦神經外科陳幸鴻醫師執刀。當馬拉松式的手術順利完成時，陳醫師由於長時間的站立，雙腳已經腫脹麻木。腦瘤取出後，陳姓患者很快清醒，穩定，逐漸康復中。

△五月二十六日晨，台大醫院小兒科陳森輝教授蒞院參觀，並視大[illegible]需要，將全力配合支援本院小兒科醫療服務品質。

△林偉德是位年僅五歲的小男孩，可憐的是罹患先天性腦瘤，自二歲起便喜歡以頭撞人或物。四歲後，左邊手足漸感無力，五歲左右視力也逐漸模糊。其父母雖曾送醫檢查，知為腦瘤，但以開計程車兼雜工，卻無法負擔龐大的醫藥費，而致拖延就醫。五月三十日，林童突陷入昏迷，才緊急送來本院急救，腦神經外科醫師以電腦斷層攝影掃描處理，馬上動開顱手術，由蔡瑞章、邱玉書醫師開刀取出十公分大的星狀細胞瘤，手術順利，小孩很快就恢復意識，視力也清晰了，現在左手足正在復健中。

△與杜院長夫人有親戚關係的台灣三洋電機股份有限公司張川流董事長伉儷，對「慈濟」善業一向極為讚賞、支持，時而捐助善款，成就善功德。六月五日，張董事長又捐贈一部三洋二十八吋彩色電視機給本院，並負責安裝於本院地下餐廳。

△六月五日國泰醫院陳烱明院長（亦本院醫事董事之一）蒞院，與杜院長、曾副院長共同主持醫師座談會，並決定此後每個月均舉行一次醫師座談會。此舉，除可與醫師們充分溝通、配合外，並期使醫師們了解慈濟精神，拔濟病苦深淵中的衆生。

△「慈院」與台大醫院有密切建教合作關係，為了兩院間能有更佳的交流與配合，六月七日台大醫院醫務秘書王正一教授蒞臨本院深入了解本院醫療狀況，並決定全力支援各科醫師，以配合本院院務發展。

△深悉「慈濟」善業的台北板橋五和儀器廠有限公司，極讚賞這份濟生利世的慈悲志業，也以實際行動來參與善行。去年「慈院」啓業不久，即曾贈送五部自製輪椅。最近該公司獲知慈院尚須骨科用輪椅，特發動台北陳天文、薛承煌、黃震陽、蔡明純、何郁青、林東榮六位善士各捐助一部輪椅。除此，該公司又另捐贈了三部，合計九部的輪椅已致送慈院。

△黃姓患者（男、七十三歲、花蓮壽豐人）是位典型的農人，生性勤儉而刻苦耐勞，雖屆高齡，身子卻十分硬朗，每日耕耘於菸田中。前不久他搭乘友人機車，不幸腳踝被捲入車輪中，受傷後僅敷以草藥，數天後又以未經消毒的剪刀修剪傷口，不意不多久就覺頭痛身體不適，並逐漸加劇至肌肉僵硬，抽筋大量出汗的破傷風症狀，病況十分危急，經鄰人送往慈濟醫院急救。由於呼吸困難，全身痙攣，除以藥物治療並需以呼吸器協助呼吸。外科張主任呼籲民衆，平時應避免赤足走路或下田，即使被木、竹片、生銹鐵釘或魚骨刺進皮膚也不可忽視，以免造成破傷風的悲劇。

△去年七月，因車禍頭部受傷，又被機車燃燒傷的三十歲呂姓患者，當時被花蓮及台北二所大醫院四次宣佈沒有希望之後，其家屬聞「慈院」啓業，即轉返花蓮來本院就醫，經腦神經外科蔡瑞章醫師行開顱手術，二個多月後自昏迷中醒轉過來。如今他已有六分以上的意識，自己會抓癢，在他人的協助下會走好一段路。以前看過他的人，現在再看到他，莫不稱奇。

△來自花蓮南部富里的許姓患者，二八年華。不意，今年二月搭乘哥哥的機車，不幸與小客車撞得面目全非，不但鼻樑、顴骨等顏面骨折裂傷，腰椎也折斷了。本院整形外科專家林佐武醫師為她做了三次整容手術，現在看她的面龐卻沒有任何疤痕。其腰椎骨折造成腰痛、無力，也因壓迫到神經致排尿、排便困難。起先骨科醫師採穿背架的保守療法，陳英和醫師返院後，為她做了二次脊椎手術，第一次由前面開刀，移除碎骨，緩解了神經壓迫，排便、排尿即獲得改善。二個星期後，做由後面開刀以鋼樑固定腰椎的第二次手術，手術後腰痛消除，且可起床行走，情況極為良好。（十四）

請念：南無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

我從西藏來

喬因・聰巴　原著
沙千夢・黃心嶽譯

櫃子的頂上，放置着人家給我的各樣禮物。牆上有更多的架子，安放着珍貴的佛陀像、菩薩像、聖人像。上面還有一排壁龕，放置着一些較為細小的雕像。在牆和天花板的銜接處，鑲有一條刻着美麗圖案的簷條，天花板是木製的，上面顏色均勻，全屋換然一新。

至於傢具方面，有長枱、長椅、床等等，也是全新的。長椅上面放着很多墊子，我的床就像一個放滿墊子的長箱。在白天的時候，我可以坐在床上，就着床邊的長枱，讀書寫字。

房間另一面的書架上，放置着我的全部書本——是一大批佛教經典。這些佛教經典，有些是手寫的，有些是印製的，都有硬木板的封面封底，木板封面上貼着一條錦緞，上面寫着書名，全書用一條絲帶穿縛着。這些書放置的時候本本封面向外，令人一目瞭然。

我的房間用來睡覺、溫習、和練習靜坐；它和另一個房間相通，這另一個房間，專作吃飯和接見客人之用。在這個吃飯見客的房間裏，放有一個高高的寶座，是專為給我坐的，寶座靠着牆，它的兩旁有兩排座位。靠近我寶座的座位上，放着厚厚的墊子，這些有厚墊的座位，是給重要的客人坐的。其餘的座位，墊子一張比一張薄，最後一個座位，連薄墊都不設，只鋪着一條毯子。

我已經五歲大了，僧人們決定要我開始學習。他們告訴我，一位特別的高僧，已經接受了邀請，就將來到德斯眺，專為來教導我。我覺得非常震驚，因為他們說我老師的額上有一條疤痕。自此之後，我每天都緊張地注視進入我房間的僧人，心裏帶着害怕。

終於有一天，亞森喇嘛來到了。雖然我見到了他額上的一條疤痕，但是我心裏想：「這不是我的老師吧？」因為我想我的老師一定是一位非常嚴厲的僧人，但他却那麼和藹可親。他手裏握着念珠，微微笑着，與我的秘書談話。

亞森喇嘛來到的第二天，我就開始上課。

這一天是冬天的第一天，正在下雪。以前，當僧人們在屋頂上把雪掃下來的時候，我和孩子們便把雪造成雪球，向大家擲來玩。這一天，我聽到外面孩子們玩雪球的聲音，但我却只能留在屋裏上課，不能參加。

亞森喇嘛覺得很慈祥，他給了我一塊長方形的陶瓷製品，上面雕着無量壽無量光的阿彌陀佛像，我覺得它很奇妙，他說非常高興能夠當我的老師，因為他很尊敬聰巴土古第十世。

他開始教我西藏字母，我在第一次的課程裏，便把它們學會了，亞森喇嘛覺得很驚奇。

我同時學習念熟智慧菩薩曼殊師利（mangusri）的咒語和經句，學習閱讀和寫字，這樣並學是不尋常的，因為在西藏，通常都是先教閱讀，然後才教寫字。

這個時期，我母親比較少來寺院探望我；她起初每隔一天來探望我一次，接着每隔三天來一次，終於有一晚，她來告訴我，她準備回去齋芝村；我因為還是一個小男孩，所以很捨不得她和想念她。

僧人們認為我生活在德斯眺不適合，因為那裏有太多事令我分心，所以他們決定送我到多基卡因桑去。聰巴土古第四世曾在多基卡因桑的石洞，作過六年靜座。多基卡因桑靜修中心，就建設在那個石洞上面，正好對着山上的一個峭壁。

到達多基卡因桑要經過很長的梯級作鋸齒形的山路，靜修中心的前面部份，被柱子架着，柱子陷入山石中間。從屋子的窗外望出去，可見到美麗的山嶽，彎曲的河流，兩個連接着的山谷，隱約還可以見到遠處德斯眺的煙雲。

靜修中心下面有一個巨大的山洞，就是聰巴土古第四世當年靜座的山洞，它的面積非常大，可以養七十隻牛羊。這些牛羊，足夠供中心使用，管理牛羊的工作，屬於廚子的家人，他們在山洞中造了一間屋子，住在裏面。

靜修中心有三十多位僧人；正在作着嚴密的靜修，要靜坐四年之久，既不出外探訪，也不讓別人去探訪他們。

他們的靜坐練習，是根據印度名師拿魯巴所創的方式，而由聰馬斯修定為[illegible]居學派靜坐的專門技巧。

一位有深厚經驗的老師，在中心指導靜修僧人們修行。

雖然一般靜修的時間都是四年，但靜修中心裏面，也有一些房間，是專為只靜修三、四個月的僧人而設的，不過這些短期靜修的僧人，也同樣要遵守長期靜修的法規。

我在那裏的生活，很有規律，早上五時，我和老師一同起牀念佛，然後是吃早飯；吃完早飯之後，我便開始上閱讀課，一直上到中午。中午吃完中飯之後，有半小時給我休息。休息完畢，學習寫字半小時，然後再閱讀，直到傍晚。

至於食物方面，種類並不多，但烹煮的方法，却常常不同；西藏的蔬菜產量非常少，奶和肉類，成為維持身體健康的必要食品。

早飯是用非常濃的茶，放入鹽和牛油，再加上燒麥粉和奶酪。大約兩三小時以後，我們又可以喝一碗湯，湯由肉、麥、米、麵條、燕麥所煮成，裏面有時也有一些蔬菜。午飯吃的是昝粑——燒麥餅，和一些燒或煮熟的肉類，也有時候是吃些肉餃子。下午的點心，是喝茶和吃乳酪以及西藏餅乾（茶整天都可以喝）。到了傍晚時候，吃最後一餐，又再喝些湯。

有些特別的下午，我們會出外散步，然後在傍晚唱經。我很喜歡和亞森喇嘛出外散步，他會給我講佛陀的故事，也講聰巴土古第十世生前的事蹟。我覺得山上的野花和發香的杜松很迷人。那裏的雀鳥和野生動物很多，黑鳥尤其和善可愛，它們的歌聲到處都可以聽到，還會來到寺院的窗前，索取食物。

有些時候，偶然也有靜修的僧人，老師的朋友，來到我的房中，和老師談話。我很喜歡他們來，因為他們來了，我便可以暫時停下課程，休息一會。在夏天的時候，我們有時更會集體出外野餐。

我就這樣的生活着，直到我七歲開始，方才改變。七歲時我被帶回了德斯眺。

這時，德斯眺正在舉行一個盛大儀式：珍衷喇嘛以三個月長的時間，逐日朗誦佛陀的佛教學說；這些佛教學說，都是由梵文翻譯成西藏文的，共有一百〇八篇。這個朗誦儀式，意在表示出這一百〇八篇佛教學說，從此可以被正式學習，普傳大衆。

當儀式舉行的時候，我不可以閱讀，只可以一面聽，一面練寫字。

這時南格佑斯和德斯眺兩個寺院的攝政方丈，和我的個人秘書，都對我的老師亞森喇嘛不太滿意。他們說亞森喇嘛花太多的時間給我講故事，忽略正統的學習。

亞森喇嘛的確使我覺得他就像是我的父親那樣，我們都知道如果分手，大家都會很想念彼此，但他感到身體太疲乏，需要得些休閒。所以，在珍衷喇嘛的朗誦儀式完畢後，僧人們已替我另外找到了一位老師時，亞森喇嘛便從此再不教我。我和他這次的分別，令我覺得幾乎比和母親的分離，更為難堪。

我的新老師名叫亞富卡馬，他曾經教導過寺院裏的年輕僧人，所以他有着很多教導的經驗，但他的脾氣比亞森喇嘛略差，我的生活程序從此有了改變，課程也比較困難；受亞森喇嘛鼓勵的繪畫課程被終止，寫字課的時間被縮短，閱讀的時間被增長。而且在晚上，還要在牛油燈下，記熟課本，因為第二天早上，我要正確的把課本在老師面前念出來。（六）